



全城热恋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别人斗鸡眼！

居然触动梁森的东西，看我不磨了……
跟你要，不敢要你，磨自己总行了吧……

不完美 追爱 指南

坏笑君 / 著
HUAIXIAOJUN
WORKS

最天雷滚滚的“追爱”实战指南
★ 最匪夷所思的“逆袭”错误示范 ★

暗恋中的呆萌女
摊上雇主中的隐形战斗机

当他的爱情遭遇她的“无心插柳”最潮爆笑的恋爱蠢蠢出动！
《桃之夭夭》A&B 20万册重磅试读，晋江大神【海飘雪】诚挚推荐

一个风中凌乱的我，该如何去拯救一个风中凌乱的你！光明日报出版社

不完美 追要 指南

坏笑君 / 著
HUAIXIAOJUN
WORKS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完美追爱指南 / 坏笑君 著 ·-- 北京：光明日报

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12-4609-7

I . ①不… II . ①坏…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0794 号

不完美追爱指南

著 者：坏笑君

出版人：朱 庆 终 审 人：孙献涛

责任编辑：庄 宁 责任校对：张 狮

封面设计：粉粉猫 责任印制：曹 清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7（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1230mm 1/32

字 数：238 千字 印 张：9.5

版 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4609-7

定 价：21.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001 不堪回首的压倒之路



第三章：

我被这娘俩给玩死了！ 030



第三章：

051 你才匪夷所思，你全家都匪夷所思！



第四章：

两千万，还是美金！ 080



第五章：

108 这是天要亡我啊？



第六章：

不敢不敢，我本来就是傻 137

目录



第七章：

突飞猛进的相处“新模式” 170

第八章：

193 那就……择日不如撞日？

第九章：

帅哥哀愁了，我的心也差点碎了 217

第十章：

243 没有标点符号的语言，气势真弱

第十一章：

这个男人渐渐消失，更像是不曾来过 274

后记：

294 我做了一个梦

别人笨蛋太搞麻，
笨来别人斗海星！

第一章：

不堪回首的压倒之路





01.

我记得我姐走的那年，梁森在一次酒后将手掌摁在我稚嫩的肩头，认真无比地说：“小男你不用怕，我永远是你的姐夫。”

我在华夏茶艺馆苦等了两个小时又二十五分钟，期间给秦香莲打了五个电话，跑了三趟厕所，换了无数坐姿，依旧未见着秦香莲口中李先生的人影。

见过耍大牌的，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于是，我决定给秦香莲打最后一个电话然后撤离。

“老秦，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男男，男男，我刚问完，他马上就到，再多等一会儿，就一会儿，乖哈。”

我正想发火，对面突然坐下了一个男人。我冷着脸用力摁掉电话，怒火让我将秦香莲事先告诉我的对方的爱好跟喜欢女性的类型忘个干净，脑海中只剩下这个男人浪费了我足足两个小时又二十八分钟的宝贵时间跟生命。

可对面的男人似乎没有一丝歉意，随手将墨镜一摘慵懒地靠在椅背上，眉头微蹙地开始审视我。

我平静与他对视，突然间觉得这个世界玄幻了，长成这样居然也来相亲？

该不会跟我一样，也是个托吧？

时间静静在流淌，对面的男人终于皱着眉头开口说：“领口再低一些，裙子再短一些……”

我：“……”

“妆必须再浓一些……”男人又补充。

这个世界太癫狂了吧？

我笑说：“先生，我觉得您刚刚的建议非常不错，不过，您要找的那种女人，得出去右转再右转，那里有家酒吧，保证个个都符合您的品位要求。”

男人有些疑惑地望了我半晌，蓦地一笑：“首付五万，事成之后追加五万，现金支付。”

“十……万？”这回换成我疑惑了。

疑惑之后，开始认真思考十万块钱的重量与厚度，还有代言人毛爷爷那和蔼的微笑……

男人抬手看表：“给你十秒钟考虑时间，一、二……”

“成交！”看在他刚刚抬起的手腕上那块看似低调可价值却足够我吃喝好几十年的表的分上，我仅用了一秒钟时间便做出了决定。

可答应完之后，又觉得有些后怕，这厮……不会让我去卖身吧？

我正踌躇之间，对方先开了口：“还有要补充的是，我爸开始讨厌你，多加一万；如果二老一起讨厌你，追加二万；若是再加我爷爷奶奶一起，我会多加到五万。所以，努力吧。”

这个世界突然……有趣了。

男人拿起墨镜，起身说：“衣服是我帮你挑，还是你自己选？”

我忍不住将自己周围三百六十度都瞧了一遍，确定不是被人整蛊之后，认真地开口：“长辈越是不喜欢越是穿，我懂……”

他顿了顿：“那好，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说完掏出一张金灿灿的卡放在了桌面上推到我眼前，又说，“晚上八点先见我妈，沉香阁311。”说完便起身飘然离去，独自留下那张看似亲切可爱的信用卡闪着烁烁金光。

照眼下的情形来看，他若不是骗子，那也肯定是个精神分裂患





者。霎时间，那张卡跟炸弹一般开始烫手了。想到这里，我揣起卡赶紧离开茶艺馆。

其实我对沉香阁311还真有点好奇，太TM想弄清楚那男人到底要做什么。不过，最后，我总结出来，傻B才去！

再者说，梁森七点半下飞机，天塌下来，老子也得爬到机场去给梁森一个惊喜。

想到梁森，我那颗日渐沧桑的心顿时像被注射了新鲜血液一般变得神采奕奕……

因为整个少女时代我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喜欢梁森。

除了喜欢梁森之外，还很早熟地做着另一件事，那就是——勾引梁森。

可是我毫无章法的挑逗行为，导致梁森见我就逃。数年过去了，梁森与我还依旧是两条纯洁的平行线。最令人伤感的是，我至今连梁森的小手都还没摸上。

遥想当年，我还是一朵青葱少女，梁森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师长。

当我第一眼望到样貌纯净、微微带笑的梁森之时，平静稚嫩的心海瞬间便澎湃了起来，这一汹涌便长达数年之久。

我将对梁森的这份仰慕怀揣了许久许久，揣着揣着，便揣成了一种难以言明的爱恋。

从那时起，梁森的名字便坚固地烙在了我的心上。

夜深人静之时，我常将双手放在自己平坦的胸口默念：你快些长大快些长大……

好不容易胸前听话地开始破土，我便又换了一种默念口诀：梁森，你一定要等我一定要等我……

我经常在放学时夹着书包尾随梁森，只为看紧他莫与我之外的女人有所沾染。甚至还经常性徘徊在他家楼下，只为等到他偶尔下楼丢垃圾之时，装作偶遇，然后说上一句：老师，好巧，你居然住

在这里啊？

其实我也成功过。

有一次我真的在梁森家楼下遇见了他，并且勇敢地上前用默念过千百回的台词与之攀谈：老师，好巧哟……

梁森望着我淡淡地笑完，问了一句让我瞬间泪奔的话语：同学，你是？

那阵子我彷徨过、低迷过，并试图狠狠掐灭自己心中对梁森那爱的小火苗，可是数日之后的某一天，梁森站在我眼前，将手放在我的头顶，像摸小狗一般揉了揉我额前的发，微笑说：“余胜男，我认得你。”

梁森如此轻柔的一句话，让我胸中那还未来得及熄灭的零星爱火霎时间又开始熊熊燃烧。

“老师……”我陶醉般低唤出声。

那个明媚的午后很完美，树梢间投下的阳光碎片很完美，梁森好看的侧面很完美，我穿着干净的校服很完美，新刷的球鞋也很完美……

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包括远处走过来的穿着碎花裙的我的姐姐也是那么完美……

只是，

她送进梁森手掌中的小手，不完美；

梁森放在我姐腰间的手掌，不完美；

他们相爱的眼神，不完美；

姐姐笑着说：“小男，叫姐夫……”

这句话……更加不完美！

在此之后，“姐夫”二字变成了我长达数年的梦魔。

以至于，每次看到《天龙八部》里阿紫深情地呼唤“姐夫”之时，我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而梁森确实也如乔峰一般属长情之人，在姐姐走后的数年间，





他依旧孤身一人，从不让任何女子走近他的心房，当然了，也包括我。

这还真是让人又喜又忧，又忧又喜。

我记得我姐走的那年，梁森在一次酒后将手掌摁在我稚嫩的肩头，认真无比地说：“小男你不用怕，我永远是你的姐夫。”

我永远的姐夫！永远的姐夫！姐夫！

梁森酒后吐出来的真言，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鬼才要你当我的姐夫！鬼才要当你的小姨子！

梁森怔怔地望着我眼角流下的泪水，以为我是感动到真情流露，结果又自以为是地追加了一句：“不要哭，姐夫我永远都会在你的身边。”

顿时，我泪流满面……

其实我很想说的是：“梁森，你可不可以将姐夫二字删剪之后，再同我说一次刚刚那句话？”而我也确实这样提出了自己的非分请求。

梁森一声没出却将脑袋靠在了我肩上。我低头一望，他居然醉倒了。

于是，我的人生从推倒梁森变成了推倒姐夫。

名头一换，虽然听起来似乎有些艳情小说的风尘味道，可是操作难度却是一如既往的高不可测。

其实，梁森是一个好人。

我亲妈在我很小的时候跟一个据说颇为俊俏的小裁缝跑了，顺带着将家里值钱的不值钱的也全捎上了。总之是什么都没留，独给我亲爸留下了一对女儿。

没记错的话，那一年，我姐十二岁，我六岁。

亲爸受到的刺激不小，从一个妻管严患者转变成暴力酗酒男也仅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而且有我跟我姐这两个真皮大沙袋的无私奉献，他的拳脚功夫日益娴熟，进步得相当稳健。

起初他还只是酒后行凶，到最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就没见他有个清醒的时候。我姐见我还小，自己用瘦弱的肩膀将我挡在身下，独自承受着我亲爸的铁臂铜拳。再大一些，我主动提出与姐姐一对一天实行轮体制，只是没想到的是，我亲爸的武力值越来越高，硬是将我跟我姐调整成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无休。

这样的日子持续到了我十七岁那年，直到姐姐离开了我，离开了梁森。

我发了疯地想念我姐，如果她能够再回到我的身边，我想，我可以在我亲爸开始热身的时候就用我不怎么宽厚的肩膀将她挡在身后，甚至还愿意真心地管梁森叫一声“姐夫”。

可是，我知道那不可能发生了，因为她真的永远离开了我。

不过，梁森却并没有因为姐姐的离去而离开我们。

这些年，如果没有他，我想，我会辍学，更有可能会为了还我亲爸欠下的酒钱还有赌本站在点着红灯的街边拉住每一个独自行走的男人，问他们需要服务否。

因为有他，我很庆幸自己可以勉强读完大学，而且在大学里还能吃上一日三餐饱饭。

我知道，我欠他的还不清。

其实，我最想的是肉偿，只是他不想。

我曾经在自己半醉半醒之时，借酒装疯拼命勾着他的脖颈说：“你把我当成我姐吧，我想报答你。”

可他拿下我的手臂，温柔笑说：“等你长大再说。”

我努力地记下了这句话，而现在，尽管胸前不是很伟大，可是我确定自己已经算是一个成年女性了。当我再一次跟他提议之时，他却只是笑着揉了揉我额前的发说：“你……不要再闹我了。”

我很想撒泼打滚然后坚定地说：我没闹，而且认真到不行。

可是，我不敢。

于是，我的人生除了挣钱就只剩下怎么样让梁森了解到其实我



并不是在胡闹这件事情。

因为梁森，我日夜脑补自己的作战计划，可是一年复一年，一日复一日，我在压倒梁森的事业上始终一路找不着北。我与梁森的关系也始终止步于姐夫与小姨子的纯洁男女关系，想来，还真叫人伤感哪！

我汹涌翻腾的思绪突然被电话铃声打断，一看是秦香莲，我忙不迭接了起来。正想质问他是不是穷疯了连精神病患者都被他拉去做会员时，他却先我一步劈头盖脸地咆哮起来：“余胜男，你不是答应人家多等一会儿的吗？怎么你还是先走了，你害得我一直挨人家的骂，真是气死我了！”

“呃……”这是什么状况？原来刚刚那人压根不是秦香莲让我等的人。

02.

我为难地说：“其实我周末还有一份兼职……”

“算我的。”

“记错了，是两份……”

对方开始沉默。

“余胜男，你个忘恩负义的大坏蛋，人家给你介绍生意的时候你都给忘了哈，你……你气死我了！”

我忙将电话拿开了一些，秦香莲埋怨起人来比娘们还娘们，比妇女还妇女。

说到这里，我忘记说了，秦香莲其实是一男人，嗯，至少生理特征上面。

秦香莲真名秦祥，是我家二十多年的老邻居。后来老房子拆

迁，开发商给我们分别补了一套房，原先是门对门，现在变成了门挨门。

他之前一直以光明巷英俊少年著称，可在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又惨遭抛弃之后，似乎荷尔蒙发生了惊天逆转，从此，便走上了男儿身少女心的这条不归路。而我始终坚定地认为他在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一个十六岁少女成功穿越了。

以前，我当他是大哥哥；现在，我当他是小妹妹。

我听他怨气差不多挥洒完了，才开口哄道：“亲爱的，你听我解释，刚刚……”

“我讨厌你讨厌你！”我这还没说话呢，他又开始演续集了。

我耐着性子听他说完，然后平静地说：“我现在赶时间，回家再给你解释，乖哈……”

一看时间，梁森差不多要起飞了，想到一会儿就能见到亲爱的梁森同志，顿时所有不快都随风飘远，连脚步都轻快了不少呢。

可是我驾着秦香莲的小破车正准备往机场出发的时候，居然收到了一条梁森的短信：飞机晚点，可能不飞，勿等。

梁森这人话少得出奇，平日里我会在闷骚症发时给他传一些慰问短信，他回复的内容更是金贵得不能再金贵。

比如说，我问：你吃饭了吗？

他回：吃了。

我再问：最近忙吗？

他回：还好。

我再问：最近天气变化无常，你要注意身体啊。

他回：好的。

诸如此类。

若不是我久经沙场，可能早就被梁森这一个一个冷漠的汉字给击垮了。

我失望地捧着手机给梁森回：那起飞之前告诉我，多晚都等。





“多晚都等”，多么多么令人动容的一句话啊！包藏着多么多么深浓的情感呀！连我自己都被感动了呢。可是，梁森先生居然半个字都没给我回！

挫败感油然而生，我决定将前两天老板娘给我发的奖金拿出来把那双我惦记了一个夏天甚至连打折都没舍得买的凉鞋提回家。想到这里，我随便填了填肚子便往商场直奔鞋店。

可付钱之后顿觉心痛在蔓延，为了缓解这种疼痛，我决定直接穿上新鞋子。

于是，我脚踩着自己大半个月的奖金在商场里瞎溜达耗时间，心情倒是也颇为美好。

只是，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想到这个决定都不禁让我后悔得抓心挠肝……

“是我将时间地点说得不够清楚吗？”对面的男人微微皱着眉头，口气不悦且严肃。

我这才想起，似乎那个什么狗屁沉香阁就是在这个商场的顶楼。

有我这么会堵枪眼的人吗？有吗？有吗！

我咽了口口水，思索了片刻：“您不觉得给长辈留下坏印象最好的方式就是——放飞机吗？”

说完之后，我简直佩服死自己那灵机一动的聪明劲了。只是没想到对面的男人冷着脸说：“你不觉得骗子太多，笨蛋显然已经不够用了吗？”

我清了清嗓子，赔着笑说：“这位先生，我觉得……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点点……小小的误会。”

男人微微弯起嘴角却没有温度：“不想被控告偷窃的话，乖乖跟我走……”

“偷窃？”我差点没笑出声，“这位先生，您是在跟我说笑

吧？我偷您什么了？”

只是在他说了三个字后，我便再也笑不出声了。

“信用卡，尾号7658、可透支五万元人民币的信用卡。”

“呃……那个，我现在就还给您。”我忙伸手进大包里一通乱摸，可是越急越翻不出来，我抹了把汗问，“您可否听我解释？”

男人似乎不想听，转身径直往电梯走去：“最后一次跟你说，不要浪费我时间，十、九、八……”

我要是跟着他走，不是傻了就得是疯了。于是，我自作聪明地向反方向进行逃窜。

一边跑一边自在地想，那人一副衣冠楚楚的模样，肯定不能做出在商场里追着一个女人跑的疯狂行径，除非——疯了。

可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个疯子。

此时，西装笔挺、人模狗样的男人居然真的在我身后对我展开了丧心病狂的疯狂追捕。

最后，走投无路的我一头钻进了女洗手间，一边摁着狂跳的心一边后悔出门为什么没有好好翻一翻老皇历。

可我这气还没喘匀呢，便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这位小姐，我太太怀孕了，我很担心她，能否麻烦您帮我将她扶出来？她穿着蓝白色碎花裙，大概到膝盖的长度，中长直发，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平底凉鞋，手上提着一个C打头的纸带，身上背着一个……一个黑色的大包……”

靠，居然把我形容得如此精准，他是哪个星球的记忆力怪物？

门外那热心的姑娘忙说：“好的，你放心吧，我这就去把她带出来。”

我在那多管闲事的姑娘进来之前忙从洗手台闪身进了厕所格里。

幸好我有所准备，否则今天还真得束手就擒了。想到这里，我忙将自己的包打开。今天是秦香莲按他自己及对方的品位给我制备





的行头，由于赶时间我将自己的牛仔裤跟T恤塞进包里就直接去相亲了。没想到啊没想到，此时却是它们拯救了我。

我连忙将那条又少又女的裙子脱了下来换上自己的衣服，然后将头发扎成个马尾，还不忘记把新鞋脱了下来换上自己的球鞋，又将鞋盒扔掉后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揣进了大包里，一切就绪也只不过花了个把分钟。

我仰头走了出去，那个姑娘一脸愁苦地望了望我然后扭头守着其中一个关着门的格间。我故作镇定地洗了洗手便走了出去。

那个男人站在不远处，目光并未在我身上停留。我心头一喜，转身往另一个方向缓缓移动。

没想到就在这时，洗手间里的姑娘跑了出来，焦急地说：“先生，您太太没在洗手间呀。”

没有一秒钟，那男人便反应过来，冲着我的方向便说：“站住！”

我拔腿就跑，于是，新一轮的追捕活动又展开了华丽的篇章。

我TM招谁惹谁了我？怎么遇上了一个如此执著的男人？

这辈子都没受人关注过的我，此时已经被无数闲杂人等进行了赤裸裸的围观。我连续往下跑了三层，身后的男人也丝毫未见有放弃的意图。

最终，我猛地停下脚步，转回头摆了个暂停的手势。此时的我心跳快得几乎要蹦出胸腺组织了，一脑门子的汗也是随着面颊不停往下流。

我喘着粗气靠在身边的扶手上说：“停停停……歇会儿……歇会……”

他看似脸不红心不跳，状态颇为完好，只是在听我说完之后，赫然伸手扶在墙壁，很认真地说了一个字：“好……”

我嗤笑，原来这厮也不比我好受。

我们俩各自扶着身边的扶手拼命地调匀错乱的呼吸，可没有几